



(上接 10 月 21 日 A14 版)

小强,妈来接你回去!秦风玲想着,小强看见她后,会向她跑过来,会喊妈妈,会哭。然而,小强看见她后,不但没向她跑过来,反而站下了。小强也没有喊妈妈,更没有哭,只看了她一眼,就塌下了眼皮。

秦风玲走过去,摸了一下小强的头,蹲下身子,看小强的脸。当妈的一眼就看见了,儿子挨打后留在左边脸上的巴掌印痕还没有完全消失,虽说印痕由红色变成青色,印痕的边缘也有些模糊,不像是活人留下的手印,更像是骷髅留下的手印,但手印还存在着。凭手印就可以想象出,打人的人下手多么狠毒。俗话说打人不打脸。秦风玲生气时也打过儿子,但她从来不打儿子的脸。印痕留在儿子的脸上,疼在妈妈心上。儿子没有哭,妈的眼泪却流了出来。妈用手在儿子脸上轻轻抚了抚,问儿子还疼吗?

儿子没说疼,也没说不疼,他抬起手,把妈的手从自己脸上推开了。

警察说:陶小强,你妈来接你回家,你还没喊你妈呢!要懂礼貌!

大概是慑于警察的威严,陶小强这才喊了一声妈。一声妈叫出口,陶小强的双眼才湿了,才带了哭腔。

秦风玲让儿子跟警察叔叔说再见。

警察把手掌往上一竖,说免了,到别的地方可以说再见,在这个地方最好不要说。我希望陶小强再也别到这个地方来。好,注意安全,一路走好!

管了,我在班上反复讲过,同学们要团结友爱,互相尊重,不能互相揭短,互相攻击。他们在课堂上都答应得很好,一到下面就管不住自己。你不知道,现在的学生都是大爷,厉害得很,别说同学之间,他们连老师都敢讽刺。现在的老师是越来越难当了。

你别跟我说那么多,我只问你,我儿子陶小强的事怎么办?

你劝劝陶小强,让他的意志还是坚强一些,用时间把过去的事情慢慢消化掉。陶小强毕竟还是个未成年人,可塑性还很强,我们学校不会把他推出去不管,学校的大门始终对他敞开着。

他说他不想上学了。是他自己说的吗?要是他自己不愿意再上学,那就不好说了。

这时,尤四品下班回来了。一见秦风玲在打手机,他就满肚子不高兴。他自己不买手机,不打手机,也反对秦风玲老打手机。手机是什么,手机就是外面的世界,世界里活跃着各种各样的人。秦风玲一打开手机,就等于把外面的世界打开了,在和外人说话。一个女人家,一个被称为家里人的女人家,跟外面的人联系那么多干什么,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事。一个人的感情就那么多,跟外面的人联系多了,难免会分走一些感情,他所得到的感情的份额就会打折扣。又打手机,又打手机!饭做好了没有?我都饿了!尤四品没好气地说。他故意说得声音很大,故意让接电话的人听见。

秦风玲把电话掐断,对尤四品说:小强回来了,他不想上学了,我正跟他生气呢!

听说陶小强回来了,尤四品就不再说些什么。他进屋一看,果然见陶小强在一个矮脚凳子上坐着,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。

黑白男女

第十九章 失怙少年陶小强(下)

领着儿子往看守所大门外的摩托车旁边走,秦风玲像是害怕再失去儿子似地,拉住了儿子的一只手。

儿子连拧带挣,把手从妈的手里抽了回去。妈一伸手,儿子把手背在身后,往后一退。妈再伸手,儿子再往后退。儿子还皱起眉头,对抗似地看着妈妈,站下不走了。

你这孩子,在这儿还没待够吗?你走不走,你不走我走了!秦风玲到底没拗过儿子,只好对儿子做出让步,说:好儿子,听话,妈不拉你了还不行吗!有啥话咱们回家再说。

走到半路,秦风玲想起今天不是星期六,也不是星期天,是星期一,问小强:咱们是回学校呢?还是回家?

回家!小强的回答非常干脆。小强回家住了一晚,第二天一大早,天还不亮,秦风玲就骑着摩托车,把小强送回了学校。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,陶小强只到学校去了三天,星期四下午,他就背着双肩挎的书包回家来了。

秦风玲有些吃惊:咦,你怎么回来了,还不到星期六

他走到床前,连鞋都没脱,一下子仰倒在床上。他等于把自己摔在了床上,摔得有些重,压得席梦思床垫子里面的弹簧铮地响了一下。

但他很快又坐了起来,在使劲咳嗽。咳了一阵,就叭地吐出一口痰来。他吐出的痰是黑的,落在地上如一粒洗过的上好的煤炭。不管是咳嗽呢,还是吐痰,他都是给陶小强听的,给陶小强看的。他在正告陶小强,他才是这个家里的爹,他决不是好惹的。“正告”之后,他又躺倒在床上。

秦风玲说:你先歇一会儿吧,我马上给你做饭。你想吃什么?

吃什么?吃屁!满屋子都是屁,尤四品吃屁都吃饱了。他没有说话。

自从走进这个家,自从第一次见到陶小强,尤四品就觉出来了,这个男孩子并不欢迎他。男孩子的妈妈欢迎他,是因为男孩子的妈妈需要他,既需要他的钱,也需要他的身体。可男孩子并不需要他,他对男孩子来说是无用的,男孩子不需要他这个后爹。男孩子对他何止是不欢迎,简直就是排斥,就是敌视。秦风玲在把他介绍给陶小强时说:这是我给你找的新爸爸,你今后就管他叫爸爸。

陶小强把脖子一梗说:不,我爸爸叫

呀!

回来了。

为啥?

啥都不为。

啥都不为,为啥回来。

不上了。

为啥不上了?

不想上。

为啥不想上?

不想上就是不想上。

秦风玲立起眼睛,骂了小强,说:我看你是想作死呀!正是上学的时候,你不上学,你能干啥?

啥都不干!

啥都不干,那你干啥?

啥都不干,还是啥都不干!连啥都不干你都听不懂,你傻吗?

秦风玲气坏了,她傻,她当然傻,她是个大傻驴。她要是不傻,怎么会生出这个孽种。她转着脑袋,在找顺手的家伙,要狠狠揍这个孽种一顿。案板上有擀面杖,锅门口有火



陶刚!

陶刚已经死了。

不,我爸爸没死!

你说他没死,他在哪儿呢?

我爸就死了!

尤四品说:算了算了,不叫就算了。

陶小强不把尤四品叫爸爸,秦风玲就让小强把尤四品叫叔叔。

小强连叔叔也不叫。他看见尤四品,把眼皮一塌,跟没看见一样,什么都不叫。当着尤四品的面,他拣起一根树枝,一下接一下往地上抽,直到把树枝抽断。他拿一块煤,奋力向墙上投去,煤块击墙,煤块一下子就变得粉碎。尤四品看出来了,这小子在用发狠的方式在向他抗议,对他示威。陶小强强调陶刚没死,尤四品一开始还不太明白,后来他才明白了,陶刚是没死,是陶小强接过了陶刚的魂,就变成了陶刚的化身,变成了新的陶刚。新的陶刚在保卫着这个家,不许别的人闯入。在秦风玲的劝说下,尤四品也曾给“陶刚”买过东西,跟“陶刚”说过软话,试图和“陶刚”达成和解。可“陶刚”横眉冷对,根本不买他的账。随着“陶刚”越来越大,力量越来越强,他在这个家不会有好日子过。特别是“陶刚”一不去上学,天天守在家里,他更不会得到什么快乐,恐怕连日常的“充电”都充不成。狗小子连人家的钱都敢抢,连监狱都住过,他什么事干

锥,门后还有铁锨,不管她抄起哪样家伙,打在孽种头上,都够孽种受的。可她哪样家伙都没抄,她意识到了,儿子已经不小了,站起来像根半大的驴柱子,再不是揍所能解决问题。说不定她抄起的家伙还没揍到儿子头上,就被儿子攥住了,她怎么都夺不下来。在力量的对比上,她已经不是儿子的对手。不能揍儿子怎么办,她只能转过矛头揍她自己。她舍不得揍自己的脸,揍得是自己的大腿帮子。她把大腿帮子揍得哐地响了一下,骂道:活狗日的陶小强,我日你祖奶奶,你气死我吧,你把我活活气死吧!要是知道你这样气人,我压根就不该把你尿出来,把你憋死在肚子里。

你憋呀,我让你憋,我看你怎么憋!陶小强扎好了架势,脸上露出了微笑。他扎的架势是霸王龙的架势,他的微笑是恶毒的微笑。

秦风玲大喊一声:陶刚,你死到哪里去了,也不回来管管你儿子,我可是管不了他了!他喊的不是尤四品,是她的前夫陶刚。喊过陶刚之后,她悲从心来,就坐在地上哭起来。

哭了一会儿,秦风玲起来到院子里,给儿子的班主任打电话,说儿子从学校回来了,是怎么回事?

可能有的同学揭了陶小强的短,对陶小强说了难听话,陶小强面子上下不来,一赌气,就回家去了。

你们学校怎么不管管那些学生呢!

不出来呢!

尤四品不睡了,他一挺身子起来,硬脖子硬腿地向门外走去。

秦风玲说:我正给你做饭,一会儿就得了,你上哪儿去!

我饿了,我等不及了,到街上随便吃点儿。

你哪儿来的钱?是不是又去打麻将?

尤四品只管往外走。

尤四品,你给我站住!你今天要是敢走,就别再回来了!

不回来就不回来,这可是你说的!

(未完待续,请关注 10 月 23 日 A14 版)

